

金樓甲
秋水寒

台灣

東方玉



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樓甲秋寒

台湾
东方玉

车幅山是一座小山，但在它边上却有一条官道，北通峰县，南通宿迁，因此每天就不少车马行人，从这里经过。

但这里只是一个中间站而已，老于商旅的人，算准了路程，何处打尖，何处投店，事前都有周详的安排，车幅山应该只是他们打尖的地方。

因此中午时光，山下一家卖茶水酒饭的小店，几张板桌都坐得满满的，但一到傍晚，就鬼影子也没一个，那是因为这里不是落脚的地方。

这家小店没有招牌，那是因为这里不是落脚的地方。

这家小店没有招牌，只在松林前面挑着一个“酒”字的布帘。

小店就在林下，靠近大路，左首是两间瓦屋，右首一片空地上搭了一个松棚，放上四五张板桌板凳，如此而已！

这小店是两老老妇开的，以卖酒出名，现在天色渐渐接近黄昏，平日这时候早就打烊了，但今天却和往常有些不同。

卖酒的田老爹依然蹲坐在屋角一张圆凳上吸着旱烟。

他好像有着心事，但又得装作出没事儿一般，坐在那里像在等人，因为他眼光不时的盼向远处，而又关切的朝屋内回顾。

今天果然有点特别，平日这时候已经没有行人的大路上，这时正有一个人蹒跚行来，现在已经走近松棚，在一张板桌旁坐了下来。

这是一个身穿湖绉棉袍子的年轻人，看去不过二十来岁，生得唇红齿白，颇长的个子，英俊而潇洒！

这人当然不是经验丰富的出门人，不然，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到这里来打尖了。

田老爹等候的大概就是他了，赶忙站起，倒了一盅茶送上，含笑问道：“客官要些什么吗？”

敢情天气冷了，上了年纪的人抵抗不了暴冷，弯着腰的身子有些抖索。

那少年抬目道：“掌柜的，你给我下一碗面，再切些卤味就好，哦，在

下还想请问一声，这里可有宿头？”

“老爹。”一个娇滴滴的声音从屋中传出，随着俏生生走出一个布衣荆钗的少妇来，接着道：“水开啦，你老去下面吧，这位相公还是由女儿来招呼！”

这少妇约莫二十五六岁，有一双弯弯的柳样眉毛，一双灵活得挤得出水来的眼睛，红馥馥的脸颊，红菱般咀唇，笑起来微微露出两排洁白的贝齿，虽然是一身布衣，却掩不住她软段而苗条的身裁！

田老爹两夫妇在这里住了二十几年，没有人知道他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像盛开花朵般的女儿！

田老爹唔了一声，只得回身退下。

这少妇手中拿一双竹筷、酒杯、调羹，在少年面前放好，才笑盈盈的说道：“相公有什么吩咐吗？”

那少年似是不惯和女人打交道，俊脸微红，说道：“在下刚才是向掌柜打听，这里不知有没有宿头？”

少妇略的一声轻笑，才望着他说道：“相公大概是初次出门吧？打从咱们这里经过的行商，多半只是中午打尖，在这里落脚的，可说少之又少，所以咱们这里并没有客店，有时也有贪赶路程的客官，错过宿头，这里也有几户人家，可以腾出房间来给过路的行客方便，相公不用操心，待会用过酒食，我会领相公去宿的。”

那少年被她说得俊脸一红，忙道：“如此就麻烦……麻烦你了。”

他不知称呼她大嫂还是姑娘？是以有些嗫嚅。

“不用谢。”少妇瞟着他，俏生生的转过身去，一回工夫，端来了一盘卤味，一小壶酒，含笑道：“相公先喝杯酒，暖和暖和，面还没有下好，要稍待一会。”

那少年忙道：“在下不会喝酒。”

少妇朝他嫣然一笑道：“相公没吩咐要酒，老爹才只给相公打了四两，这酒是老爹亲自酿造的，足五年陈，在这数十里，小店酿的酒是最出名的，行旅客商，一坐下来，第一件事就是要先叫老爹烫酒，现在天气寒冷，相公如果不会喝酒，就少喝些，四两酒，包你不会醉。”

她一边说话，一边伸出一只又白又嫩的纤纤玉手，取起酒壶，替他斟满了一杯。

那少年当着女娘们面前，不能再说“不会喝酒”了，何况人家已替他斟满了酒，只得说道：“多谢你。”

少妇又道：“相公尝尝看，这盘里除了卤牛肉、牛筋、蛋、豆腐干，还有糟鸡，这是用阉鸡糟的，是老爹最拿手的下酒好茶，一年之中，只有冬天才有。”

正好田老爹在屋内叫道：“面下好了，你来拿吧！”

小妇答应一声，一阵风般往里行去，端着热气腾腾的一碗面出来。眼皮一溜，那少年正在低斟浅酌的喝着酒，她不由得会心一笑，俏笑道：“相公，面来啦！”玉笋似的双手把面碗放到桌上，就转身朝屋里走去。

那少年喝完了四两酒，就把下酒吃剩的小半盘卤菜倒入面中，然后把一碗面吃了，再喝一口茶，才站起身来，叫道：“掌柜的，多少钱？”

他是不会喝酒的人，虽然只喝了四两酒，一张俊脸几乎已红到耳根，这一站起身，就有点晕淘淘的感觉。

“来了！来了！”应声走出的依然是那少妇，她扭动着蛇一般的身材，款步走到少年身边，娇声道：“一共是一钱八分银子，相公怎么不多坐一回呢？”

那少年从身边取出一锭三四钱重的碎银，放到桌上，说道：“不用找了。”

“唷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那就谢谢相公了。”少妇接着回头道：“老爹，你来收银子吧，女儿领这位相公去王大娘家投宿了。”

眼波一抬，朝那少年面典的道：“相公请随奴家来吧！”

说完，低着头朝棚外走去。

那少年跟着她走出松棚。

少妇就走在前面，一面娇声道：“真对不住，我们没有灯笼，天又这么黑了，相公没走过夜路，还看得见吧？”

那少年道：“没关系，在下还看得到。”

少妇又道：“王大娘家就在前面，幸亏不太远。”

那少年跟在她身后，一阵又一阵的脂粉香气，朝他鼻孔里直钻，他喝了酒，本来头脑已经有些浑陶，再从她身上吹来香气一闻，更觉得迷迷糊糊，只是一脚高，一脚低的走着。

“到啦！”少妇走近一家人家的门口，伸手推开木门，回头道：“相公请

进。”

那少年口中只是迷迷糊糊的“唔”了一声。

少妇抿抿咀，轻笑道：“相公只喝了四两酒，就醉成这个样子，还是奴家扶你进去吧！”

伸过一只手来，搀扶着他，那少年确实已经醉得跨不开步，半个身子几乎就倒在她身上。

“家家扶得醉人归”，她就像他妻子一样，半抱半扶的从小天井跨上回廊，走了几步，一手推开房门，扶着他进入房中，然后把他扶上了床，轻声道：“相公，你真的醉了？”

那少年一躺到床上，就已睡熟，没再作声。

少妇在床前点起了灯，一双水汪汪的桃花眼直勾勾只是盯着他，瞧得心头一阵跳动，粉脸红馥馥的发热。

忍不住伸出一只白嫩的纤手，在他脸上轻轻抚摸了一把，俯下身附着他耳朵轻轻说道：“相公要不要喝口茶，茶是可以醒酒的。”

那少年睡熟的人自然不会再听到，也不会再作声。

少妇依然附着他耳朵低声道：“相公要睡，也该把长袍宽了，奴家给你脱下来吧！”

口中说着，双手迅快的替他脱下丝棉袍子。

一只手悄悄的从他内衣中伸了进去，抚摸着他的前胸，心中暗暗“咦”了一声，忖道：“难道他会没穿在身上？”

就在此时，房中微风一飒，床前已经多了一个身穿黑袍的独目老道，沉声道：“徒儿，东西可是不在他身上吗？”

少妇赶紧直起腰来，说道：“好像不在他身上。”

“嘿嘿！”黑袍老道阴笑道：“他老子没死，当然不会传给他的了，此事早在为师意料之中。”

少妇目光一抬，说道：“那么？”

黑袍老道嘿然道：“为师自有道理。”

说完，蓦地跨上一步，伸手把那少年从床上提了起来。

少妇吃惊的道：“师父……”

黑老道已把少年挟在肋下，说道：“你随我来。”

大步往外走去。

少妇一路跟在师父身后，不敢多说一句话。

黑袍老道奔行如飞，不过半个多时辰，已经赶到利国驿，脚下方自一停。

少妇早已奔得粉颊通红，鼓腾腾的胸脯起伏不停，眼波朝四处一溜，问道：“师父，这是什么地方了？”

黑袍老道道：“利国驿。”

少妇又问道：“你老人家把他带到这里来做甚么呢？”

黑袍老道放下少年，忽然右手一伸，一只乌黑的手迅快朝少年右胸按下。

少妇吃了一惊，颤声叫道：“师父……”

黑袍老者阴森一笑道：“为师只用了两成力道，这小子死不了的。”

少妇心头暗暗一震，故意娇声问道：“师父只用了两成力道？那为什么呢？”

黑袍老者伸手一指道：“此处离柳泉已是不远。”

少妇眨着一双清澈的大眼，听不懂师父这句话的意思，但又不敢多问。

黑袍老者深沉一笑道：“因为柳泉住着一个伤科圣手，好了，咱们走。”

* * *

初冬，天气已经相当寒冷。

入夜之后，天空洒着毛毛细雨，西北风括得更紧。

这时差不多已是二更光景，乡村人家都是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天一黑，早就关上门睡觉，村子里静悄悄没有一点人声。

有之，那就是不时传来几声狗吠，点缀着这个村子。

这是房山湖南首的一个小村落——柳泉。

此刻从利国驿通向柳泉的一条泥路上，正有一点灯火在路上浮动，由远而近！

那是一个背着药箱的老者，一手提着灯笼朝村子里走来。

这老者约莫七十来岁，腰背都有些变了，身上穿着老布棉大褂，扎脚裤，敢情已经赶了一大段路，连咀里都在呵着白气。

就当他走近村口，忽然口中“咦”了一声，脚下一停，提起手中灯笼往路边照去，黯淡的灯光，照到的赫然是一个人，仆卧在地上！

棉褂老者身上背着药箱，当然是个郎中，活了几十岁的郎中，当然见多识广，灯光虽然黯淡，但他目光一瞥，就已看到这人年纪不大，身上穿的是一件湖绉丝绵长袍，很可能还是富家子弟。

他可以断言这人不是这个村子里的人，但奇怪的是富家子弟怎么会躺卧在村口的地上。

他蹲下身，用手指去探探那人的鼻息，呼吸极为微弱，不像是喝醉了酒，也不像是生了急病！

莫非是负了伤？看他样子，好像还伤得不轻。

棉褂老者放下药箱，把这人翻过身来，那是一个面目清俊的少年，最不过二十二三岁，他提着灯笼略为检查了一番，一时看不出他伤在那里？

但凭他的经验，已可肯定这少年人昏迷不醒，是中了极重的内伤，可能还奔行了不少路，支持不住，才倒下来的。

棉褂老者背起药箱，然后双手抄起那少年，挺挺腰骨，急步朝村中泥径走去，到得一幢瓦屋门口，就急着叫道：“凤仙、快来开门。”

一般小村子里居住的人家，通常都是像棋盘上的棋子一样，东一家，西一家，并不连贯的。

因此就是叫得大声一些，也不会吵扰到邻居，何况这时候整个村子里，还有灯光的也只有这一家了。

门内响起一个娇脆的少女声音应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，爷爷怎么这样晚才回来？”

木门呀然开启，迎出来的是一个姑娘家。

她当然就是棉褂老者口中的凤仙了，看去不过十八九岁，一身青棉袄裤，胸前梳了两条乌油油的发辫，眨着一双大眼睛，当她看到爷爷手里抱着一个人，不由吃惊的道：“爷爷，这人是谁？”

棉褂老者跨进门，就一脚朝左首房中走去，说道：“这人伤得不轻，你关上门，去给爷爷把治伤夺命丹拿来，再倒半碗酒来，要快。”

凤仙答应一声，关上门，就朝右首房中走去。

那是棉褂老者研药配方的房间。

她匆匆在壁架上取下治伤夺命丹药瓶，又转身进入厨房，倒了小半碗酒，才朝左首房中走来。

这时棉褂老者早已把那少年放到木床之上，解开衣衫，目光一注，不觉攥起眉头，自言自语的道：“会是黑沙掌……”

凤仙跨近房门，就问道：“爷爷，黑沙掌很厉害吗？”

“唔！”棉褂老者口中“唔”了一声，指指床上少年，说道：“他还算不幸中的大幸，只被黑沙掌击中右胸，若是伤在左胸，可能连心脏肺腑都受到内伤，这条小命就难保了。”

凤仙走近床前，看到那少年白皙的胸膛偏右，果然印着一个乌黑的手掌印，不觉睁大眼睛，啊了一声，急急问道：“爷爷，他还有救吗？”

棉褂老者从他手中接过药瓶，倾出一颗药丸，另一只手从孙女手中接过酒碗，右手三个指头一捏，就把一颗药丸捏碎，和入酒中，然后伸手捏开那少年牙关，把半碗酒和药灌入他口中，再替他合上牙关，拉过一条棉被替他盖上。

才转过身道：“这治伤夺命丹，已经是爷爷最好的伤药了，他伤势如此沉重，能否有救，那要看他的造化如何了。”

凤仙抬眼问道：“这人是谁呢？”

棉褂老者道：“不知道，他倒卧在村外，爷爷遇上了，总得设法救他，这人不像是本地人，可能还是世家子弟。”

凤仙偏着头道：“他很可能遇上了仇家，哦，爷爷没看他怀里有什么东西吗？也许可以知道他的身份了？”

棉褂老者微微摇头道：“他怀里只有二十两银子，什么也没有，倒是他束腰带上，佩着一方玉佩，是上好的汉玉，雕刻精细，不是普通人家所有，因此爷爷说他是世家子弟，大概也错不了。”

木床右首一张木柜上，果然放着一条用天蓝丝绵织成的束腰带，那是棉褂老者替他检查伤势时解下来的，带上果然系着一方色呈紫红的玉佩，那是一只似狮非狮的兽颊，镂刻精细，栩栩如生，通体晶莹，隐泛宝光。

凤仙拿在手里，把玩着，一面问道：“爷爷，这刻的不像狮子，是什么呢？”

棉褂老者道：“这叫狻猊，是狮子的一种，能生裂虎豹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哦道：“时间不早了，你快去睡吧！”

凤仙道：“我不累，爷爷跑了一天你老人家累了，还是你去休息吧！”你快去睡吧！”

棉褂老者蔼然道：“这少年人伤势这般重法，刚服了药，一时不会醒的，你只管去睡吧！”

凤仙粉脸一红，低着头道：“爷爷，我真的不累，你老人家快去歇息吧！”

棉褂老者只好点点头道：“好吧，那么爷爷就去睡了，记着，不论他是否醒来，到了子时，就得喂他服药，中了黑沙掌的人，伤在内腑，必须培元和疗伤同时并进，除了治伤夺命丹，还得加五钱人参虎骨培元散，你不可忘了。”

凤仙道：“孙女记得，你老人家只管放心。”

棉褂老者含笑点头道：“爷爷交代了你，自然放心。”

说完，就举步走出房去。

现在屋中只有凤仙姑娘一个人了！

一灯如豆，荧荧火光照在木床上躺着的少年脸上，虽然他脸色苍白得没有一点血色；但浓浓的剑眉，挺直的鼻梁，觚形的咀唇，和清秀白皙的脸颊，就已显示出他是一个英雄少年。

她从小跟着爷爷，从没和另一个男子一室相处过，虽然他负了伤，人还昏迷未醒，但总是陌生男子。

她目光落到他脸上，不由得心头小鹿一阵跳动，粉颊蓦地红了起来。

心中却只是暗自忖道：“他不知叫什么名字？看他比自己也大不了多少，怎么会和人结仇？听爷爷的口气，‘黑沙掌’是十分霸道的武功，爷爷平时连重伤得只有一口气在的人，都救得活，但今晚看到他胸口的黑手印，都不禁变了脸色，可见‘黑沙掌’何等厉害了，他……不知要不要紧？”

她想到这里，不知怎的只觉心头一紧，忍不住又朝他脸上望去。

她连她姓甚名谁都还一无所知，却无端的关心起他来！

时间渐渐过去，凤仙姑娘一个人枯坐着渐渐有了倦意，但她可不敢开眼，这是爷爷交代的，到了子时，就要喂他服药，不能错过时辰。

就在此时，耳中忽然听到一声轻微的呻吟。

凤仙姑娘急忙回目看去，躺在木床上的少年眼皮抬动，居然缓缓睁开眼来。他胸口虽有黑手印；但穿黑袍的独目老者只用了两成力道，伤势就不会太重，棉褂老者看中的是“黑沙掌”，以为伤势很重了。

“黑沙掌”击中人身，色呈乌黑，那是已练到十二成火候了，有十二成

火候的人一掌击中人身，岂会只用两成功力？

少年服了棉袍老者专治重伤的夺命丹，但身上只有两成伤，自然好得很快，这时就能醒过来了。

凤仙姑娘心里一喜，急忙站起身，就说：“你……醒过来了！”

那少年发现自己躺在床上，床前站着一个并不认识的少女，心中不禁大奇，口中发出一声轻“咦”，上身抬动，似是要坐起身来；但他这一动，陡觉胸前沉痛欲裂，“啊”了一声，额角上立时绽出黄豆大的汗珠来。

凤仙吃了一惊，急忙说道：“你快躺着别动，你身负重伤，你挣动不得！”那少年缓缓纳了口气，望着凤仙姑娘惊奇的道：“在下负了重伤？在下怎么会负了重伤呢？”

凤仙眨着俏眼，问道：“你不知道自己负了伤？”

少年茫然道：“在下不知道。”

凤仙又道：“你没和人家动过手？”

少年摇摇头道：“没有。”

“这就奇了！”

凤仙睁大一双黑白分明的美眸，说道：“这会是什么人把你打伤的呢？”

少年望着她，问道：“在下真的一点也不知道呢？”

凤仙道：“你是我爷爷在路上遇到的，你昏死路旁，爷爷抱着你回来的，那时你已经昏迷不省人事，爷爷解开你胸口衣衫，发现右胸有一个乌黑的掌印，爷爷说：你是被‘黑沙掌’击伤的。”

“黑沙掌？”

少年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在下胸口被人‘黑沙掌’击中？被‘黑沙掌’击中胸口，十有九死，在下这条命原来是令祖救的。”

凤仙道：“对了，你已经醒过来了，现在差不多是子时了，该服药了。”

她迅快转过身去，从桌上取起准备好的一颗药丸，送到少年咀边，纳入他口中，说道：“你先把伤药嚼碎了，要用酒吞下去。”

然后端起小半碗陈酒，侧身在床沿上坐下，又道：“你躺着别动，爷爷说你伤势未愈，挣动不得，我用汤匙舀着喂你好了。”

话未说完，一张粉脸，早已飞起两片红云。

少年果然不敢再挣动，依言把药丸嚼碎。凤仙用汤匙舀着陈酒，一匙又一匙的喂他把药丸吞服下去。

她放下酒碗，又从桌上取过一包药粉，放入碗中，倒了小半碗温开水，用汤匙把药粉调散，又道：“这是培元散，爷爷说的，你中了黑沙掌，伤在内腑，必须培元和疗伤同时并进，喝下这半碗药，就要好好静养，不可再说话了。”

她依然用汤匙一匙的喂他服下。

少年望着她，低低的道：“多谢姑娘。”

“不用谢。”

凤仙飞红着脸，伸手替他拉好盖在身上的棉被，说道：“服药之后，你该好好休息了。”

少年问道：“请问姑娘，不知令祖如何称呼？”

凤仙道：“爷爷姓丁，大家都叫他老人家丁药师。”

少年轻啊道：“原来令祖就是伤科圣手丁药师！”

凤仙眨眨眼问道：“你认识爷爷？”

“不认识，只是听人说过。”

少年喝下小半碗酒，本来没有血色的脸上，就红了起来，望着她问道：“姑娘芳名如何称呼呢？”

凤仙脸色更红，忙不迭避开他的眼光，低低的道：“我叫凤仙。”

他不让他再说话，忙道：“你不可再说了，爷爷说的，话说多了会伤神，还是快些睡吧！”

少年又道：“姑娘也该休息了。”

丁凤仙道：“我不累，你再和我说话，我不理你了。”

她心里巴不得和他多交谈些，也问问他姓甚名谁？但他伤得很重，不能多说话，她话声一落，故意背过身去。

那少年没人和他说话，何况他伤势虽然好了许多，究竟尚未痊愈，服药之后，药力渐渐发散，也就迷迷糊糊的睡熟了。

丁凤仙回身看去，他已经睡熟了，也就在床边一张木椅上坐下。

先前她心里一直惦记着子时要喂他服药，连眼睛都不敢阖一下，现在他已经服过药了，心中也就没有事了，坐在木椅上不知不觉的打起盹来。

过了半夜，后半夜就很快的过去，现在天色已经快要黎明。

上了年纪的人，睡眠相对的会减少，丁药师每天都是天还没亮，就已起来，平日他起来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先整理药箱，准备一天所需的丸散

药材，才洗脸、吃早餐，就要出门了。

今天，他因家里有一个中了“黑沙掌”，身负重伤的病人，需他治疗，就不打算再出门去。

不出门，当然就不用再整理药箱，这就到厨下舀水洗了把脸，看看天色也随着透现出鱼白。

丁药师跨进右厢，看到孙女凤仙倚着木椅睡着了，这就在她肩上轻轻拍了一下，低声叫道：“凤仙。”

丁凤仙一下惊醒过来，揉揉眼睛，叫道：“爷爷，天亮了吗？”

“嘘！”丁药师轻嘘了声，压低声音道：“你一晚未睡，快回房去睡吧！”

丁凤仙站起身，轻声道：“爷爷，你出来一下。”

举步走出房门。

丁药师跟着走出，问道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

丁凤仙站定下来，说道：“爷爷，昨晚子时，他醒过来了。”

丁药师听得一怔，不信的道：“他伤势极重，子时怎么会醒过来的？”

以他估计，中了“黑沙掌”的人，内腑受创，纵然服了自己的救伤丹药，至少也要昏迷上一两天才会清醒。

丁凤仙道：“我说的是真的咯，他醒来之后，还说了许多话，我喂他服药之后，才睡熟的。”

丁药师心中觉得奇怪，问道：“他说了些什么？”

丁凤仙道：“他说，他并没和人动过手，也不知道自己负了伤……”

丁药师道：“他不知道什么人打了他一掌？”

丁凤仙道：“他说一点也不知。”

丁药师一手摸着花白胡子，说道：“这不可能。”

丁凤仙道：“但人家真的不知道咯！”

“好，就算他不知道。”

丁药师蔼然笑道：“你快去睡吧！”

“好嘛！”丁凤仙用手背掩着小咀，打了个呵欠，就翩然朝屋后房中走去。

丁药师回身跨进右厢，这一阵工夫，天色已经大亮，他走近床前，凝目看去，这少年的脸色虽然还有些苍白，但已经好转了许多，再听他呼吸，也已极为轻匀。

他是黄淮一带极为著名的伤科圣手，对治伤一道，可说积数十年的经验；但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少年人被“黑沙掌”击成重伤，居然会好得如此快法，真是大出意外之事！

这是他依一般常情而言，须知“黑沙掌”乃是外门重手法功夫，被击中胸口，又有这般乌黑的掌印，已是十有九死，能保住性命，该是不幸中之大幸，这少年人仅服了他两颗“救伤夺命丹”，就会好得如此神速，岂非奇迹？

但他怎知独眼黑袍老者下手之时，其实只用了两成掌力？

这原是独眼老者有意要在少年右胸留下这个乌黑掌印，因此在吐出两成掌力，震伤少年内腑之后，再用掌力击伤少年肌肉，所留下来的掌印。

因为仅仅使出两成掌力，留下的掌印，就不会有如此乌黑。

掌印有如此乌黑，就该伤得极为沉重。又有谁会知道他“黑沙掌”留下的乌黑掌印，仅是肌肉受伤而已！

要使受伤的人，肌肉留下乌黑掌印，而内腑所受的震伤，仅只两成，此人掌力自是已达收发由心之境。

但以他的功力，这两成黑沙掌力，也已经非同小可，被掌力所震伤的内腑，也绝非轻伤，不是伤科圣手丁药师的“救伤夺命丹”，也绝不会好得如此快法。

一个爱好古董的人，看到人家稀世奇珍，就恨不得据为己有。一个练武的人看到人家的武功秘笈，就会心生觊觎，恨不得让他看上一遍，这并不一定是贪心之所好，多半出之好奇使然！

丁药师是著名的伤科圣手，他看到这少年不可能好得这么快的伤势，竟会好转得如此快法，自然也会心生好奇。

他把木椅移近床前，坐了下来，缓缓伸过手去，三个指头搭在少年左脉门之上，他要仔细切切少年脉象，伤势是否真的好转了？

当他手指落到少年腕脉上的时候，少年忽然惊醒过来，倏地睁开眼睛，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望着丁药师说道：“这位老人家，大概就是大名鼎鼎的伤科圣手丁药师了？”

丁药师含笑点头道：“老朽正是丁某，圣手二字，愧不敢当，小兄弟重伤初愈，且莫说话，让老朽先切切你的脉象。”

少年听说他正在替自己切脉，就不再说话。

丁药师也没有去理他，缓缓闭上了眼睛，专心切起脉来。

过了好一回，才松开指头，取过少年右手，又闭上眼睛，仔细切了一回，方始收手，一言不发，站起身，揭开棉被，轻轻翻起少年胸口衣衫，目光一注，少年右胸，那个黑沙掌印，依然乌黑如故，并未稍褪，（伤在肌肉，自然不易消退）。

一时不禁大惑不解，掌印未退，显然是伤势并未减轻。

但从少年的脉象上诊察所得，他伤势却显着的好转甚多，口中忍不住沉吟道：“奇怪！”

少年睁以目望着他问道：“丁老人家，在下伤势不知如何了”

丁药师用手指轻轻在他胸口乌黑掌印上按了按，问道：“痛不痛？”

其关他不用问，就已看出少年脸上神色，如果伤势沉重，手指轻轻一按，他就会痛得冷汗直冒。

如今他只是咬牙忍受，可见痛虽痛，但还能忍受，那就痛得并不厉害了。果然少年等他收回手指，就吁着气道：“很痛。”

丁药师替他掩上衣衫，再盖好棉被，才颌首笑道：“小兄弟内伤，已好了十之三四，外伤反而较重，老朽本以为最少也得十天半月才可痊愈，如今看来，大概有三天时间，差不多就可复原了。”

少年感激的道：“丁老人家救命之恩，在下不敢言谢……”

丁药师没待他说下去，莞尔一笑道：“小兄弟快不可如此说法，老朽学的是医，救伤是老朽份内之事。”

说到这里，口中哦了一声道：“老朽还没请教小兄弟尊姓大名，仙乡何处？”

少年道：“不敢，在下徐少华，世居云龙山。”

丁药师听得双眉矍然一动，问道：“原来是徐少侠，不知少侠是云龙山庄徐大侠的什么人？”

徐少华道：“丁老人家说的正是家父。”

丁药师欣然道：“原来少侠乃是徐大的哲嗣，老朽失敬之至！”

徐少华道：“丁老人家原来认识家父。”

丁药师呵呵一笑道：“令尊人称江淮大侠，名满珥林，老朽只是走江湖卖药的老头，只是久闻徐大侠大名，并不相识。”

徐少华道：“丁老人家言重，在下也久闻你老大名，在黄淮之间，行医

施药，简直是万家生佛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”丁药师欣慰大笑道：“这是少侠给老朽脸上贴金，哦！”

他目注徐少华，问道：“老朽听小孙女说：少侠昨晚并未知和人动手，也并不知道身负重伤？”

徐少华道：“是的，昨晚……在下根本一点都不知道，还是醒来之后，姑娘说的，在下是被‘黑沙掌’击伤右胸……”

“这就奇了！”

丁药师望着他问道：“那么少侠昨晚可曾遇上什么事吗？”

徐少华想了想道：“这个月十六，是家父六十寿诞，在下从马鞍山赶回家去给家父拜寿，昨日傍晚，路经车幅山，天色已晚，就在山下一家卖酒饭的小店打尖，因车幅山是一处山野小村，没有客店可以过夜，由酒店中的一位大嫂领着在下到家姓王的人家借宿……后来就没有了。”

丁药师道：“你是说后来就想不起来了。”

徐少华道：“是的。”

“车幅山和这里相去已有七八十里……”丁药师攒着花白眉毛，沉吟道：“这事果然大有蹊跷……”

徐少华望着他，问道：“丁老人，你老认为……”

丁药师凝重的道：“此事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，也许是记错了日子，或许是在小酒店就遇上了仇家，你并不认识他，还可以说是偶发事件；但此事发生在少侠身上，就颇不寻常……”

徐少华道：“在下和别人有什么不同呢？”

徐少华道：“因为少侠乃是江淮大侠的哲嗣，此事究竟有何种阴谋？老朽不得而知，但此事至少有两点可疑之处。”

徐少华道：“丁老人家说的是那两点呢？”

丁药师道：“第一、少侠被人用‘黑沙掌’击伤右胸，按说胸上留有如此乌黑的掌印，伤势已是十分危险，纵有老朽的救伤夺命丹，能否治得好，老实说老朽也只有一半把握，那就是生死各半……”

他口气微顿，接着说道：“但少侠服下老朽一颗夺命丹，半子时就醒过来了，老朽听了小孙女的话，还以为少侠本身内功火候精深，才能很快醒来，方才老朽切你脉象，少侠内功修为，最多不过十年，火候尚浅，但伤势却确实好了十之三四……”

徐少华只是望着他，听他说话。

丁药师接下去道：“经老朽仔细诊察，才发现少侠所中‘黑沙掌’，内伤较轻，外伤较重，这和‘黑沙掌’伤人的情形，恰好相反，因为被‘黑沙掌’所伤，外面印有如此清晰的乌黑掌印，内伤必然更为严重，而少侠的伤势，却全在肌肉，内伤不过二成而已！”

他果然不愧是伤科圣手，一言就道破了。

只听他接着道：“此人能把黑沙掌运用到使你伤势轻重由心，可谓已臻上乘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，这就是疑窦之一。”

他不待徐少华发问，又道：“他向你下手之后，又把你从车山连夜送到利国驿，那是算准老朽早出晚归，看到了自然会把你抱来施救。他既要伤你，又要老朽救你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徐少华瞠目道：“在下不知道。”

丁药师莞尔笑道：“如果老朽猜测不错，此人必然是令尊昔年的仇家，以少侠的伤势，向令尊示威而已！”

徐少华道：“依丁老人家的说法，这人很可能是家父的仇家了，但在下听家父说过，他老人家一生从不妄杀一人，纵是黑道凶徒，也本兴人为善之心，劝其改过自新，应该不会有什么仇人。”

“唉！”丁药师轻啜一声道：“令尊在江湖上人缘一向极好，但江湖上人，多半暴戾成性，令尊本兴人为善之心，遇上凶徒，纵或贷他一死，但惩罚在所难免，甚至一掌之仇，认为毕生奇耻大辱，这等事也在所难免，令尊认为已是法外施仁，对方一直耿耿于怀，所以一个人只要在江湖上，若说没有仇人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”

徐少华点头道：“丁老人家说得极是。”

丁药师道：“少侠伤势尚未痊愈，话多伤神，你还是再睡一回的好，等到该吃药的时候，老朽自会叫醒你的。”

徐少华看他这么说了，只得闭上眼睛养神，渐渐便自睡去。

丁药师回出厢房，在后面一间药室，取了几种药草，来至厨房，取出一个瓦罐，注入清水，用文火煎煮。

快近已刻，丁凤仙梳洗整齐，翩然走入，说道：“爷爷，你在煎药？”

丁药师道：“那位徐少侠内伤已是不重，目前伤在肌肉，须得用药把它内消才行。”